

「從此世界縱裂開來」了，處在人生一個懸而未決的當口，她選擇以寫作娓娓道出藏諸心底的疑問與周折，以字為藥劑熨貼在早已結成硬痂的傷口上。2019年4月間平路獲知自己罹癌，她再度來到人生的「間隙」處，原有的計畫皆有所調整，不變的是她執筆書寫下二段罹癌的體會，於2020年交出了《間隙》，副標為「寫給受折磨的你」；顯而易見，這是一本希望與讀者互動的書，有別於《坦》時以「你」來保持距離，《間》作是如此溫暖而直接。平路再次嘗試以字傳心，寫一本能安慰同樣罹病的讀者及其親屬的書，提供指引、書單、調息心法等，沒有高深莫測的修練秘訣，有的反倒是鼓勵讀者心情不好時便去吃塊蛋糕這種無比直截了當的建議。

每一次的創作平路總在挑戰自己，文字為劍、作品為譜，小說冷冽而凌厲，散文溫柔且纏綿，一招招使出總讓讀者炫目不已。縱橫文字江湖數十載，諸多作品翻譯成多種語言，代表作揚名海外，平路早立於極高的文壇地位，但她仍潛心修行，莫怪乎國家文藝獎評審予以她「超越同世代作家」的高度評價。

伊格言



圖2 伊格言

以人至上？打造一座科幻迷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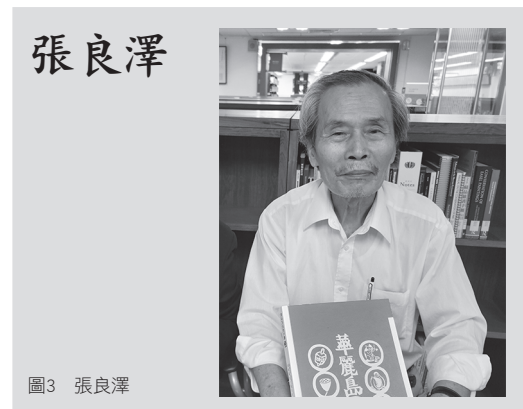
2021年伊格言推出《零度分離》，繼科幻主題《噬夢人》、《零地點》後，再度回歸長篇小說創作；在此期間他出版詩集、評論集，甚至開設影音頻道當起youtuber，在約莫五分鐘的影片中分析電影與小說，將頻道經營得有聲有色。當我們誤以為他「偏離航道」時，伊格言卻帶著新作品重回小說領域，此作頗有十年磨一劍的意味，以科幻文學框架，包裹古典核心價值問題，用精鍊的文字悠悠提出：「人，何以為人？」的大哉問。《零度分離》一書兼具深度思辨性與純熟的技藝手法，獲得吳三連文學獎與台灣文學獎·金典獎的肯定。

《零度分離》是部多重後設的作品，除去王德威所撰寫的序及文末與韓松的對談紀錄，翻開內文的第一頁起，宛如電影《模仿遊戲》開場白：「Are you paying attention？」的警示音隨之響起，讀者已踏進伊格言所設計的潘洛斯階梯中。伊格言在《零》作中虛構主角Adelia Seyfried，集結她6篇採訪報導，加上一篇代序與一篇對談附錄，組成《零度分離》一書，於2284年由美國Vintage Books出版公司出版。是否感到極度相似呢？是的，

與前述真實存在伊格言所著的《零》作之內容組成幾乎相同，這便是伊格言的第一重設計。延續此設定，Adelia是由伊格言所建構出來的角色，但由她視角出發的第一人稱報導卻不具備全知模式，報導之外的受訪者狀態、相關背景以及隱藏在Adelia這採訪者背後的故事皆被抹除痕跡，採訪者得到的資訊是片面的，敘事者所透露的個人訊息也是片面的，如此雙重鏡像對映產生無限多的虛像，此便是伊格言的第二重設計。因為多重框架的限制，讀者很難將真實的《零》當作長篇小說來閱讀，只好暫且將6篇報導視作各自獨立篇章，一篇接續一篇試圖找出彼此關聯性，赫然發現每篇都在引導讀者產生更多疑問，直到卷末附錄Adelia與色情電影大亨的對談，才向讀者拋出阿里阿德涅之線，引領讀者走出前六篇報導所留下的謎霧。未來出版的《零》以對談來完成自問自答，同樣伊格言所著的《零》也以與韓松的對談來剖析他的創作動機與意圖，兩相對照彷彿轉心瓶般內外結構各有深意卻又可視為一體，這是伊格言的另一道設計。

伊格言在擔任小說選編者時曾寫道：「好小說應有『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之鬥爭』，海面儘管可平靜無波，但冰山之下，內裡必有主題、黑洞、奇點，裝載著作者關切與情感的集中場域。」顯而易見《零度分離》已達此標準。正文以6篇訪談報導為主，透過Adelia的陳述讀者了解到受訪者的故事，但也僅限於此，衍生而來的許多詰問、質疑在採訪中不曾被提及，僅在讀者心中瘋長：人是甚麼？意識、靈魂與語言是人類所獨有嗎？類神經能干預愛情嗎？宗教改革以來的諸多核心命題在小說文字外反

覆被扣問。不只是議題的延伸，在報導文學冷靜自恃的表述之下，隱沒伊格言各式複雜的情緒，他對人類至上的自私有所批判，卻又哀憫人類的脆弱，也同樣被Richard Russell事件觸動內心深處，全書充斥太多情感卻又極力彈壓，反倒徒留一地荒涼，如文中結尾所述：「印象中我從未如同此刻感覺我的人生竟如此短暫一如螻蛄，又何其漫長一如宇宙洪荒。不，更正：我的餘生。」便是閱畢的最佳註解。



台灣文學的採玉人，其樂亦是其志

當我們談論張良澤時，我們會討論什麼呢？1997年張良澤首度入選台灣文學年鑑焦點人物，緣於他擔任了台灣第一所以「台灣文學」為名的大學科系系主任，同時他作為作家、翻譯家、評論家及長期致力編輯台灣作家作品的成就，亦於1995年受到府城文學獎的肯定，獲頒特別貢獻獎。綜觀台灣文學已走過七〇年代的風頭浪尖，八〇年代尋脈紮根的穩定發展，九〇年代納入正式教育體制化，今日文壇早已闢出一方專屬於台灣文學的天地，相關系所、課程遍地開花；然而